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1917年日满铁道部：《台儿庄事情》档案)

►原中兴公司矿井大门



台儿庄大战前二十年，日军已展开『情报战』

□王功彬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窃取在中国辽东半岛活动的特权，公开进行地形、地质测绘和矿产探查，并设立总务班、矿山班、工业班、港湾班、铁道班、经济班。矿山班负责调查河北、山西、绥远、山东等地矿产资源情况，这其中，“可与英国白煤相媲美”的枣庄煤炭又怎能逃脱嗅觉极其敏感的日本人口鼻？因此，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的日本人，数十年来不断搜集枣庄地区的兵要地志情报，为日后的全面侵华做准备。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早在1917年，日本地质人员就开始了对枣庄地区的野外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进行兵要地志调查，为战争搜集攻击阵地布置及河流渡河地点的情报，又进行地质调查，查明各地地下矿产物资的位置和储量，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内容。

这些大量形成的调查报告，成为日本军方日后占领枣庄的重要参考。据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台儿庄事情》档案显示，早在日本大正六年二月(1917年2月)，日本满铁铁道部“经济班”，就对台儿庄地区的“位置及地势、气候、沿革、市街概况、商业、工业、日常用品、物价、金融机关通货及度量衡及地价、教育及宗教、人情及风俗”，甚至“卫生及娱乐”等方面，共分十二个章节，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事无巨细，百无一疏。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馆藏的《支那矿产地》一书中，笔者查到了有关枣庄地区地矿资料的记录。该书由日本著名的理学博士小山一郎所著，于1918年7月出版发行，详细记录了枣庄境内铁、锡、煤炭等矿产的分布情况。描述峨山口铁矿“位置津浦铁道临城驿之线，枣庄驿下车在其东方十支

的说明，还把煤炭的“碳素、挥发分、灰分”等数据作以说明，表明枣庄煤炭的质量“炭质良好”。更为重要的是把枣庄煤炭的地下储量“预定炭量三亿万吨”，煤炭的运输方式及销售领域是由“津浦铁路或运河，经扬子江、镇江，到南京方面贩卖”。由此可见，日本人对枣庄煤炭的掠夺计划竟精心准备了二十年，其食欲可见一斑。

日军占领枣庄后，为疯狂掠夺煤炭资源，详细绘制了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地形图和煤炭产量表，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内，共抢掠枣庄煤炭1330万吨。当然，这些图册也成为日军侵华、掠夺枣庄煤炭资源最有力的罪证之一。

此外，兵要地志也是日军在枣庄进行情报收集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开始，日军把前期搜集的情报和实地测绘汇集成图，全部用在这场战争中，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1941年3月起，日军为彻底摧毁鲁南抗日根据地，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仅1942年上半年至次年下半年，日伪对鲁南根据地的“扫荡”就有七次，兵力最多时达6000余人。在日伪军和顽军的夹击之下，鲁南抗日根据地很快被分割成数块互不相连的根据地，再加上连续三年的旱灾、蝗灾，鲁南抗日军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困难，这也是自抗战爆发后鲁南抗战最艰苦的一个时期。之所以鲁南地区的抗日形势如此严峻，也和日军加强对抗日武装的情报搜集密切相关。

笔者曾得到一组1942年日军绘制的峄县地区抗日武装的图表，不难看出日军已经把峄县地区的警察配置状况、峄县警备队武装配备情况和峄县治安状况摸了个一清二楚。尤其在1944年6月(日本昭和十九年六月)日军绘制的《峄县治安状况》一图中，非常清晰地标注了鲁南地区国共两党抗日武装的全部信息，包括共系运河支队的胡大勋、王子刚，铁道游击队的刘金山，以及国民党抗日游击队的韩治隆等队伍。图中详细注明几支队伍的“匪首”姓名、所属系统、现有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不难看出，从日军所标注的抗日队伍中，只有一支队伍隶属国民党领导，其它三支队伍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经过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10月25日，驻扎在枣庄一带的700余名日军终于缴械，向我铁道游击队举手投降，滚出了枣庄大地。

不久前，在国内一档文化攻擂益智综艺节目中，来自秘鲁的印加留学生红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位“女学霸”不但答题攻擂得心应手，还语出惊人：“印加人跟中国人长得一样，据传当年的商代人移民到了南美洲，秘鲁很多当地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红叶这段话引出了史学界一个争论已久的谜题——殷人东渡美洲。

“殷人东渡”百年谜题

来自秘鲁的红叶，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本报记者近日辗转联系上了红叶。红叶说，在秘鲁博物馆的一些文物上有一些图案和符号，跟殷商甲骨文非常相像。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历史之谜没有解开，很多内容是代代相传，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

红叶说，印加人长相与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像，一直有个传说我们是蒙古人种(黄种人)，与华北、中原有联系；中国古代一些习俗，像把酒洒在地上，祭祀祖先或者神灵，在红叶的老家秘鲁也是这样做。

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设想的，是19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译《尚书》时曾指出，周武王伐商纣王时可能发生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美国学者迈克尔·寇指出，美洲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有很强烈的殷商文化影响。

在中国，国学大师罗振玉和王国维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后来郭沫若、董作宾也认同殷人东渡美洲，他们四位被并称为“甲骨四堂”，他们之所以都认为殷人可能东渡美洲，估计与他们研究甲骨文时研读了大量的殷商史料有关。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游历美洲，他也惊奇地发现美洲印第安人在人种、习俗、建筑上跟中华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并猜测是鲜卑后裔。

玉圭上竟是甲骨文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先生竟然在墨西哥拉文塔遗址的玉圭上破译了甲骨文。2001年3月，范毓周来到墨西哥城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塔巴斯科的拉文塔遗址进行考察。

与中国古人一样，奥尔梅克人有着玉器崇拜。范毓周仔细观察了在拉文塔的4号遗址中发现的16个小玉人和6根玉圭文物原件后，发现在玉人身后左边的两根玉圭上刻有明晰的文字。其中一根玉圭上竖行刻写着七个字，对照甲骨文可以清楚地释读为现代汉字“十示二入三一报”。

范毓周解释，甲骨文中商王的先祖一“世”称为一“示”。“十示二”在甲骨文中就是“十二世祖先”的常用语。而“小示”应是指旁系祖先的小宗而言。甲骨文中“入”有两义，一是动词“进入”，另一义则为“贡纳”。“入三”的“入”，显然是作“进入”较妥。“一报”的“报”，可能是指最尊贵的先祖。

范毓周发现，玉圭上的文字对照甲骨文释读后，它所叙述的内容竟然与玉圭前面的玉人摆放的情景惊人地吻合。在玉圭前面共摆放16个玉人，其中12个是墨绿色玉石雕琢成的玉人，他们均围绕背靠玉圭的一个红色玉人，靠近玉圭的另外3个白色玉人，他们排成一排，面向红色玉人，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如果解释无误，这12个绿色玉人可能就是玉圭上的铭文所说的‘十示二’，而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就是‘入三’，‘一报’可能是指站立在玉圭前面被大家共同朝拜的红色玉人。”范毓周说。

3个白色玉人旁边的玉圭上有“小示”，表明这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可能是属于旁系的祖先，而且应是后来的三代祖先。这些玉人的面貌特征一望而知，都是中国人的面目。这与奥尔梅克的其他石雕神人形象都是中国人面貌特征的情况也是一致的。“考虑到商代后期盘庚迁殷后至帝辛(殷纣王)被周武王伐灭共有12位商王，这12个绿色玉人极有可能是这最后12代商王的象征，3个走进来的白色玉人可能是商代王室的旁系后裔进入中美洲后传承的3代首领，故其身后玉圭上铭刻表示是属于旁系的‘小示’。那个红色玉人则可能是他们的始祖。”范毓周说。

石磬佐证玉圭文字

据中美洲学者的研究，拉文塔奥尔梅克文化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900年前后，商代灭亡根据目前的研究，其年代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商代灭亡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其逃亡到中美洲的王室旁系成员传承三代是很自然的，他们将原来在殷墟故里使用的甲骨文东传到墨西哥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如果这样，即可验证殷商曾经到达中美洲，并对奥尔梅克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所谓“孤证不立”，解读玉圭文字后，在调查巴尔霍摩萨市立博物馆的库藏奥尔梅克文物中，范毓周竟然又发现了一件刻写有铭文的石磬。这是一件石质的敲击乐器，其形状与中国出土的石磬基本一致。这件石磬上刻有两行铭文，一作横行4字，根据古文字结构释读，自左向右读为“戊尹入三”，另一行4字竖写，最后一字略变形，根据甲骨文可读为“石三磬用”。

在甲骨文中，“入”是地方商王贡纳的用词，“戊尹入三”是讲戊地的执政官“戊尹”向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化中心政权贡纳3件石磬，“石三(此)磬用”则是讲3件石磬中此件石磬被采纳使用。至此，范毓周相信，奥尔梅克符号是与甲骨文相同的文字体系。

“殷人东渡”假说提出后，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的大将攸侯喜在商朝灭亡后率领殷商大军逃到了美洲。而范毓周认为，拉文塔玉圭上的甲骨文表明他们的身份是“小示”，也就是殷商王室支系，而攸侯喜并非王室支系，只是大将。他认为，到达美洲的殷人，是“三监之乱”后从安阳一带逃走的王室贵族。

【史中风云】

『殷人东渡』与墨西哥甲骨文

□本报记者 张向阳